

超级魔术“隐山乱道术”的真面目



张海帆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09年的春晚，捧红了刘谦，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

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引发官、匪、西方列强拼死角逐。

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大魔术师”。他的身世，却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

[上期回顾]

段士章带人追了一夜，却在深山中陷入迷阵，陈国怀疑这迷阵就是诸葛亮当年摆的九宫八卦阵……

魔术小说

段士章骂道：“什么破烂玩意！张贤有这个功夫摆阵吗？”陈国苦笑道：“段爷，要么咱们在各个路口都做下记号，再走一段看看？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怎么回事。”

刘管家趁这工夫，把熟悉这一带的乡民抓了过来，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乡民颤巍巍地说道：“这里叫落马坳，乱石多林木深，所以很少有人来这里，但没听说有人走不出去的啊。”

段士章叫道：“很少有人来？那这些道路和烂茅屋是怎么回事？”

乡民战战栗栗地说道：“大概三年前，我们村子里来了个商人，说落马坳这里风水好得很，他想出钱在落马坳里面修一座大庙，给工钱给得很大方，于是我们许多人抢着为他干活，各个村子里都派了人，每个村子负责修了一段，全都是听他的吩咐，按他的意思来办的，路修得七七八八了，这个商人又说弄错了，于是庙便没有盖，大家散伙了事。后来又听说这个商人从外地叫了一批工人来，在这里捣鼓了一阵子，再也没有下文，最后人都走了，于是这里便废弃了。”

刘管家问道：“那个商人长什么样子？”

乡民说道：“普通人一个，走在大街上都不显眼的那种，就是……就是眼睛看着怪得很，一潭深水似的，看不出他想些什么。”

段士章哼道：“妈妈的！一双眼睛深得很，肯定就是张贤！这龟儿子两年前就做了准备！”

刘管家又问乡民道：“以前你们是怎么出去的？”

乡民说道：“简单得很啊，看着落马峰，直着走就出去了！”

乡民转头看了一圈，最后指着远方雾气中的一座朦朦胧胧的山头说道：“那就是落马峰，现在有雾看不清楚，但就是那里了！”

段士章哈哈大笑，说道：“天助我也！这浓雾散去不少！张贤啊张贤，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正当段士章要招呼众人向着落马峰行走时，陈国大吼大叫着跑到段士章、刘管家马前，嚷嚷道：“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没有在原地兜圈子，这都是障眼法！空地看着都是一模一样，大小、路口都差不多，还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茅屋，其实都不一样！段爷、刘管家，你们看这个茅屋上有个破洞，刚才那个茅屋上可没有破洞！”陈国口齿不清地嚷嚷着，到处乱指。

段士章骂道：“行啊，你还有点眼力嘛！”

陈国喜道：“段爷、刘管家，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要直走，不沿着路就可以出谷了！”

段士章冷笑一声，没有再搭理陈国，喝道：“走！所有人给我看着远处的落马峰，追！”

轰隆隆马蹄翻滚，所有人已经奔出。陈国还在莫名其妙，人都已经走光了，只剩他一个人傻站着，山风吹来，冻得他一个哆嗦。陈国这时才猛然想起，这个地方他十年前来过，就是柳万遥以前住的地方！陈国吓得心里发毛，赶忙追赶段士章他们去了。

段士章他们看着雾气中的落马峰，一路直行，再无耽搁，沿路又经过两处看着一模一样的空地，不过陈国已经识破障眼法的机关，他们不会再受迷惑，也让他们更觉得得意，张贤不过如此！

而此时张贤、柳荫、李易三人已经弃了马匹，下马步行，沿着小路艰难向前。张贤抬头望去，落马峰就在前面不远处。他们仍然不知道段士章已经找到

了出落马坳的方法！形势已经万分危急！

段士章等人已经纵马攀上一个高地，雾气正在慢慢散去，落马峰更加明显，薄雾飘动，整个山峰就如同漂浮在前方不远处的空中似的。

众人正要催动马匹前行，云彩中突然有阳光透出，将天空照得通明，一件谁也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落马峰已由模糊变得清晰，可就在转眼间，这座巨大的山峰又朦胧了起来，慢慢地越来越淡，好像正在消失一样。所有人见到这种情景，哪个还敢前行，都勒住了马匹，看着天空中这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动都不敢动。

阳光万丈，刺破了空中的落马峰，如同利剑一样将落马峰刺了一个大窟窿，随即阳光越来越盛，将落马峰撕烂，最后一丝山影从淡淡的灰色化为无形，落马峰消失了！

“啊！啊！”马队中有人狂叫了起来，更多人惊叫道：“山没了！山让张贤变没了！”“神仙搬山了！要来砸我们了！”

惊惶声一片，许多人已经被吓倒，顿时有吓破了胆的拉起马头掉头要跑，拽得马狂嘶不已，一时间乱成一团，纷纷后撤！

段士章跨下的骏马也受了惊，抬起前足，差点把段士章颠落马下。霞光已把山间雾气席卷一空，景色极美，可段士章看着空荡荡的天空，这种美景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从心里真正害怕起来。他这人杀人放火统统不怕，却最惧鬼神之力，这乃是他那个时代乱世枭雄们的通病。

段士章拉转马头说道：“这个张贤会妖术！不知前面还有什么！我们先撤！”段士章都喊撤了，谁还不跑！

刚跑了几步，带路的乡民催

马赶上，冲刘管家叫道：“刘管家！这是我们进落马坳的地方啊！我们走反了方向！”

这时，陈国从路边跳出来，他本来跟在队伍最后，被逃走的人惊了马，从马上跌到路边草坑中，他也嚷嚷道：“这肯定是魔术！不是妖术！”

刘管家忙问：“陈国！怎么个说法？”

陈国说道：“我们看到的落马峰，可能是落马峰的倒影映在雾气中！要不怎么会随着雾气散去？虽然我说不出所以然，但我们一定是被张贤骗了！他变了一个隐去山峰的魔术！把我们都骗了！”

乡民抬起头指着远处，叫道：“看！你们看那边！落马峰不是还在那里吗？”

众人顺着乡民所指看去，远处的山雾也已退去，落马峰完好无损地耸立在山间！段士章恍然大悟，气得开枪冲天连连射击。

此时，张贤、柳荫、李易三人早已出了落马坳，把段士章们远远甩在身后。三人来到一处山崖之下，钻进一个洞中。只听洞中发动机轰隆作响，一辆轿车冲开堵在洞口的杂草树枝，驶上了大路，四轮飞转，绝尘而去！

张贤开车，柳荫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李易则坐在后排。张贤边开车边说：“我们去天津，赶今天傍晚去英国的船，要不早不晚地赶到，一刻都耽误不得，不能留给段士章任何时间。只要我们上了船，驶出港口，段士章就拿我们没办法了！柳荫，睡吧！有我在，你一切放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北平、天津交界之处的一座隧道前，一队士兵正在隧道口设置路障，彻查去往天津方向的人士，目标正是张贤、柳荫、李易三人。

一辆灰尘遍布的轿车驶近隧道前，“嗵”的一声，将路障撞飞，毫无停滞地疾驰而去。

发现了行踪，段士章、刘管家带保镖分乘五辆轿车，三辆满载士兵的军车紧随其后，也向着天津杀来！

黄昏时分的天津街头极为热闹，一辆黑色轿车咆哮着从一边冲了过来，喇叭声响个不停，街头众人纷纷躲避，狼狈不堪。看着这辆轿车疾驰而去。

有人惊魂不定地要骂，却见更多的轿车沿着街道疯狂地冲来。这些紧追着张贤的汽车，正是段士章等人！

追逐持续着，把天津城区搅得一片混乱。而张贤驾着车，已经接近了天津码头。

天津港，一艘巨大的客轮即将起航，就在登船甲板即将撤掉的最后一刻，张贤、柳荫、李易三人赶到，登上了客轮。

码头上一片混乱，四五辆轿车急停在登船口，每辆车上有人都跳了下来，段士章、刘管家和北平守备军司令正在其中。但这时客轮已经驶出港口，距离段士章他们已有两百多米的距离。段士章看着远去的客轮，眼中杀气腾腾，歇斯底里地大叫道：“去把老子的炮舰开来，给老子追！追到英国去，也要把他们给老子抓回来！”

客轮的驾驶室中，英国船长查理正在窗口远眺一望无际的海洋，许多船员正在忙忙碌碌地校正着航线。大副急匆匆地大叫道：“去把老子的炮舰开来，给老子追！追到英国去，也要把他们给老子抓回来！”

查理船长瞪大了眼睛：“什么？这些中国人疯了吗？向我们的船开炮，是会引起战争的！”

人生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如果明天的我离开了，那么我还在意些什么……

明天去看房子，如果可以用白家庄的房子换两处房子，那就把董小利爸妈接过来，毕竟，我对他们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第二天，我回了爸妈那里，和他们说起了我的想法。但他们一直不吱声。

过了许久，爸爸发言了：“小敏，爸爸因为有你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你说得对，爸妈教导你仁义礼智信孝，不仅仅是对我们，同样也应该这样对你的公婆。爸妈这点东西，说到底都是你的，也都是董小利的。只要你们两口子过得好，将来没什么是非，好好待他爸妈，相信他会明白你这份心的……不过，爸爸有个要求，你们去过户房子的时候，这两个房子还要你是户主，并且，爸爸要求你去做财产公证！”

妈妈接着补充：“爸妈当然希望你们好，盼着你们好。但是，你看你现在这离婚率，现在这些小年轻的，变数太大……为自己留条后路，到哪也说得过去。你换成两处房子，而且主动提出接他爸妈过来，董小利应该明白你这份心意，如果他还计较这些，我看你这个想法，不要也罢。”

“嗯。”我高高兴兴地点着头，心里乐开了花，搂着奶奶和妈妈撒了会娇，又大大地吹捧了老爸一番，就屁颠屁颠地跑回白家庄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董小利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处跑着看房子，商量换房子的事情。另外，我们还计划着把两个人今年的工资好好攒起来，明年买一辆20多万的新车。想着自己越来越幸福的未来，我心里美滋滋的。

婚礼上，新娘王娜当场退回了婆婆的改口费

生活小说

婆婆回承德后，我和董小利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甜蜜蜜自由自在的日子，过得也轻松惬意。进了四月，董小军和王娜要结婚了。

到双安商场给王娜和小军各自买了一些礼品，我和董小利就直奔天津而去了。

王娜和小军早就在车站旁迎接我们，见了面，难免一阵寒暄，王娜拉着我的手悄声说：“嫂子，小霞姐和他们老两口一大早来了，正在家里坐着呢。我家地方窄，你别嫌弃啊！嫂子，你知道吗，他妈妈像个警察一样，各屋乱窜，四处打量，烦死我了。那会儿话里话外还说这两个晚上就将就了，挤挤睡客厅就行了。嫂子，她不嫌睡客厅，我还嫌外人住家里别扭呢。”

我明白了，王娜除了告诉我晚上要去住旅店外，还旁敲侧击地提醒我把婆婆公公和大姑子都带走。家里地方窄，去了人住不下，住旅馆没什么，很正常。不过，对于董小利妈妈那样的，她一定会认为王娜排斥她，要是实在不行，我就出面说说吧，或者提醒小霞，让她去说。

看我含笑不语，王娜只当这话说给我这个嫂子，就放心不管了。到了王娜家里才发现，先前王娜的描绘给了我一种错觉，眼前的房子和我一直在想像中的窄小简陋根本不搭边，虽说是个两居，可将近一百平方米的空间，着实比北京的小户型三居还宽敞。而且，看看收拾得窗明几净的家，真是让人心情舒畅。

王娜爸妈很和善也很热情，一直拿着果盘招呼大家，还不断给大家介绍天津的小吃和好玩的去处。王娜趴在她妈妈怀里，一个劲儿撒娇发嗲，还时不时故意瞥几眼头上快冒青烟的小利妈，小利妈挂着一副猪肝脸，眯着眼，嘴里吃着刚刚上市的“五月鲜”桃子，还不停地吧嗒嘴。小利妈妈四下望了望，还没等大家想明白她干吗呢，她张嘴吐出还有些泛青的桃核，先是放在手里看了看，叨咕了一声“真嫩啊”，接着手一撒，就放到了茶几上。

王娜的眉头一下子拧成了天津麻花：“小军！小军！”小军心领神会，立马把垃圾桶拿了过去。小利妈妈的脸色一下子就煞白了，当着王娜父母不好发作，她就歪着头不停地喘粗气。

王娜妈妈赶紧打圆场：“放哪都行，放哪都行，没那么多穷讲究，穷家破舍的，哪有那么多毛病呢？自家家里，果皮随便放，一会儿一块扫了就行了。”

话虽这样说，除了小利妈妈，别人都会自觉主动地维持这个清爽洁净的环境的。可是，不知是无心还是故意，小利妈妈隔得老远扔果皮，而且百投不中，弄得地上到处都是。

王娜冷眼旁观了小利妈妈半天，快收拾着去吃晚饭的时候，王娜故意提高声调：“小军，把屋子收拾一下再去。咱俩走在后面就行了。”

“吃完再收拾吧！走走走，先去吃饭。”王娜爸妈已经站起来了，可是王娜坐得稳如泰山，眼神压迫式地盯着小军，小军去找笤帚和拖把了，小利妈妈清清嗓子，干咳两声：“亲家母啊，咱们都是做过媳妇的人，我不知道你，反正我那会儿做媳妇家务活样样不用孩子他爸沾手。女人不做家务还叫女人么？自家男人背地里使唤一下，别人看不见也就罢了，可是当着外人，不给男人留脸面，不

就是打自己的脸吗？”

“现在的新好男人都是家务样样会干，挣钱多多益善，下班以后围着老婆孩子转。再说了，我觉得心疼老婆的男人就是好男人，不仅要背着别人心疼，当着外人更要心疼。我爸妈年纪大了，走路弯腰都困难，我又不怎么会做家务，我们家卫生啊，基本上都是小军打扫。小军特别喜欢有条理，也好干净，哪儿拿的东西一准放到哪儿去，所以啊，家里能弄成这样，都是我老公啊……”王娜抢过话头，一边夹枪带棒地说着，一边笑嘻嘻地望着低头扫地的小军。

小利妈妈深情地望着王娜，希望识大体明事理的两位教师能当众给自家闺女上一堂深刻的好媳妇教育课，结果，王娜爸爸借故去换件衣服，进了卧室，王娜妈妈微微一笑，开始和稀泥：“小军这孩子没说话，做饭打扫卫生，真是什么都干。比这个小丫头片子强多了。”

“妈，我哪能还要您和我爸照顾呢，现在啊，你们是等着我们照顾的时候了，是吧，小军？”看这母女一唱一和，小利妈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两尺。

第二天的婚礼上，王娜第一次改口叫爸妈，我分明看到老太太给王娜的红包里薄薄的，当着别人面，面对摄像师，这两人还笑得挺灿烂的，可是转眼，我就看到伴娘又把没拆封的红包给递回来了。

小利妈妈再也忍受不住了，拍案而起：“这是嫌少啊还是嫌我这个妈不值钱啊，改口费都不要，你这是扇谁的脸呢？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我之前早就告诉小军了，我不要他家里一分钱，他最好也不要指望搜刮我爸妈什么。我

们能挣多花，不能挣少花。都说好男不图家产，他穷也好富也罢，只要我俩好好过日子就成。天津人有句老话，不看小姑娘上轿，单看老婆婆入坟。过得好，是我俩本事，过不好让人看笑话了，是我们无能。我认您这当婆婆的，可是拉家伙过日子，我看自己的钱多钱少我都不上眼。从小到大就这耿直脾气，改不了了，骨子里就带着这份硬气出生的。千万别说什么我嫌钱多钱少的话，从安排结婚到现在，同学、亲戚、朋友哪个不知道都是我王娜一手张罗的。这个场合提钱不合适，太敏感，伤感情伤自尊伤面子，太不像一家人！”

王娜丝毫不胆怯，气壮山河抑扬顿挫的一篇演讲竟赢得了几声叫好。我心里也不禁暗暗给这丫头鼓掌，小利妈妈被噎得变了脸色。

碍于婚礼上这么多眼巴巴虎视眈眈望着她的人，小利妈妈终于识时务地闭了嘴。

这场婚礼，就这么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婚礼一散场，小利妈妈就拉着小利爸爸和小霞逃也似的飞奔回老家了。不过，她上车前说了句话：“哼，这个小骚货怀孕想让我伺候，门儿都没有，等敏敏你有宝宝了，妈去北京照顾你。”

这话让我在原地呆呆地站了半天，直到腿有些发麻我才醒过来。

回到北京后，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所不同的是，董小利顺利升至北方区经理的位置，可升迁的幸福和那几许浮躁的快乐没过几天，汶川地震了！

看着倒塌的房屋，看着镜头前一个个牵动人心催人泪下的镜头，善感而软弱的我每每在电视前都哭得稀里哗啦。